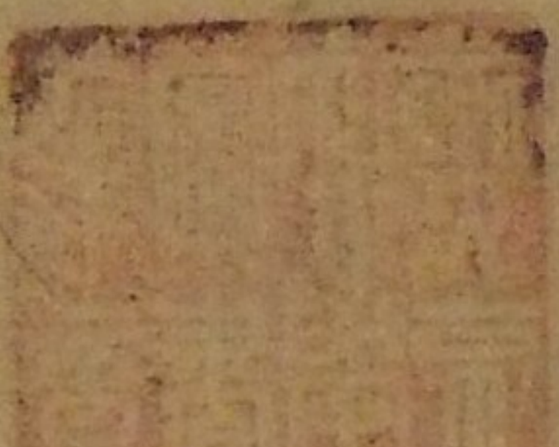
7301 8

隨園雜俎

卷四



備箸雜俎卷四目錄

批當陽縣阮令稟修關聖陵寢廟宇 安襄鄖荆道下同

批當陽縣曾令稟到任拏獲匪黨

批潛江縣向令稟到任修堤捕盜情形

批襄陽府恩守稟到任查辦情形

批均州柳牧稟復禁革弊政

批襄陽府恩守詳議何王氏捐田充公案

批均州張牧稟議武當山丁錢仍歸糧戶完納並裁

該州佃糧一項始自前明按田派糧充武當山道官香火之資所謂粟米之征也按有糧之戶派充丁役所謂力役之征也民多苦於力役按丁納錢以免夫役於是始有丁錢名目其後將田出售糧隨田轉則丁錢應隨糧轉若赤貧無立錐之地責以年年完納丁錢即鬻妻賣子焉得年年有妻可鬻有子可賣乎富者衆怨試爲貧者設身處地思之其能一日安乎以無著之丁歸有糧之戶準情酌理誰曰不然我 朝因革損益自有權衡不必循前朝弊政貽害小民王前道前定章程令有糧者代出丁錢將催徵之佃老甲阜名目裁去洵爲剔弊之法今本道仍照前章將此一百五十緡無著丁錢灑派一千七百石佃糧內嗣後完納佃糧串票內每糧一斗無論有丁無丁實收錢六十文載入票內永無增減其糧概歸糧書催徵非但永革佃老甲阜名目即丁錢及領催各名目一律革除既無丁錢名目自無庸改爲餘額及加刊代攤無著丁錢字樣富戶所增無幾貧民免累實多至稟內所稱帶枷受刑者係抗糧人受之今積弊已除如果年清年款何至貽害小民子孫耶該糧戶等情殷桑梓保全窮民殊堪嘉尚若於六

十文定數內希減分文者治以抗糧之罪若於六十文外
加收分文或仍以丁錢名色向催者治以浮收之罪如此
永定章程寓催科於撫字之中立良法於除弊之地閭州
士民當必欣然樂從也該牧卽將此批作爲示文實貼曉
諭仍將遵辦緣由稟復核奪

批均州張牧稟將佃民捐錢發商生息以作吏目衙
門書差工食
領催佃老俱爲害民之蠹除之不盡立一法卽生一弊仍
留虐政於民間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差役職司奔走

未便責以枵腹催徵查州中五里佃民原公捐有佃老會
錢現在佃老領催各名目既經裁汰則此錢已歸無用該
牧稟請於此項內提錢五百緡發商生息每歲所收利錢
卽作吏目衙門催收工食之舉以公濟公在書差無從藉
口而紳民具有天良亦必欣然樂從矣如此永定章程倘
佃書等於紳民完糧時復有捎給糧票並藉故推諉不肯
收受等弊此等作奸犯科阻撓公事之徒有胡官保懲辦
書役之成法在該牧卽拘解來轅以憑照辦

批均州柳牧稟佃糧籌款生息作爲書差飯食

武當山佃糧有利於左道有病於良民今將領催等項名
目一概裁撤歸於該州地丁項下帶徵事不煩而民不擾
況有此五百緡錢生息作承催書差紙張飯食並不使枵
腹從公尤難藉口推諉爲政首在除弊本道令出惟行不
避嫌怨永定章程小民具有天良斷無他議仰卽銳意奉
行嗣後催徵卽歸該州承辦倘有桀驁不馴者從中把持
阻撓該州卽嚴拏解轅以憑懲辦

批竹山縣周令稟賫舊志暨序續修縣志

邑有志猶國有史史紀一代方策志徵一邑文獻萃一邑
之志成府志省志萃天下之志成一代之史是志與史相
表裏其詳略不同者史略而志詳卽志有不同省志府志
宜略而邑志宜詳體例然也竹山在周爲古庸在魏爲上
庸在北周爲孔陽在梁爲新豐接壤秦蜀爲全楚藩籬志
乘之作創於史氏成於常氏范氏厥後踵修數次皆載簡
端茲閱所呈咸豐九年舊志分門別類以天地人爲提綱
天道有星野祥異地道有輿圖疆域山川物產賦役城池
關堡津梁古蹟人道有沿革秩官學校祀典風俗兵防宦
蹟人物藝文各門類列爲二十門每門各立小序大綱舉

衆目張誠善本也惜罹兵革全書失帙人代滄桑其間築
砦堡置郵傳練鄉勇查保甲撫瘡痍廣教化尤爲當務之
急至於山川扼要道里遠近民生利弊政治得失鄉賢懿
行貞婦節操以及古蹟英躅琳宮寶地宰斯邑者不有方
志從何依據賢令尹設局重修徵序於余值逆氛不靖軍
書旁午下車匝月珥筆未遑且未觀現修底稿未便據憑
舊志敷衍作序致與原書有隔閡惟望於舊志中僞者正
之冗者刪之缺者補之略者詳之俚者飾之更於舊志外
至今凡烈士捐軀貞媛殉節者旁搜遠紹有善必彰不可
湮沒其中亦寓史筆焉且兵燹後有廢卽有興如津梁何
以設垣墉何以增戶口何以益暴亂何以平可於續修內
補之於以見良吏政績焉地方元氣焉官斯土者欲化民
成俗得是書而批導自合機宜仰卽實力講求斟酌美善
不蔓不支俾垂久遠昌黎提要鉤元胥是道也此書告成
卽屬主稿者將本道所云崖略發揮潤色代作弁言送道
商摧付梓蓋主稿者洞悉原委了然胷中自能意在筆先
神遊象外不立異不苟同搜採必詳考訂必覈去取必嚴
而不濫好惡必當而不私異日修府志省志及修史者以

此博稽而約取之安見非登高行遠之一助乎此繳舊志

發還

批督修天門縣堤工陳守稟賚辦堤條規

北省堤工屢修屢潰非浪從上官即水自隙穿豈民與水爭利實築堤防水未得其道耳函示種種弊端均係實情有病即有醫所立條規周密完善民情水利洞若觀火洵爲醫病良法希即如法籌辦勘估工程廣集經費遴選首事督率夫役節節培厚層層加高總期上無所壅下有所洩工堅費節勞民力不傷民財順輿情永除水患惟堤身鞏固全在堤腳腳有不堅身難屹立當在愼之於始用力少成功多蒼生受福本道亦與有榮焉

批委員王丞稟接辦沔天兩州縣堤工

春汛已臨既爲沮澤水潦自歸有所鍾即有所洩仰即親身周歷各堤審水之消長擇地之高下確查工程丈尺是否如法修築土方是否堅厚土夫是否趨事赴工逼力合作首事是否經理得宜費歸實用有無侵蝕草率偷減情弊催令迅速告竣務期彌望屹立以防泛溢而衛田廬

批各屬稟報瑞雪

天地之氣温和肅殺相輔而行凡於物產之精自生而長自長而成有日以暄之風以動之尤貴雨以潤之雪以凝之方可作堅剛之性而起孱弱之材此闔闢之機鼓盪於萬彙氣候既正寒暑應時歲免凶荒民無夭札君子上順天時下顧民事於祁寒暑雨氛祲災祥當留意焉今歲入秋以來久晴無雨隴麥多旱園蔬多荒襄陽並楚豫雨省皆然以仲冬閉藏之候爲午火之氣所克卯木之氣所洩陰陽愆和無雨無雪者職此之故雖經祈降瑞雪旋落旋融尚有小寒大寒兩節可望難測之風雲若得大雪繽紛

花飛六出庶可慰三農爲來歲豐年之兆歟

批各屬續報瑞雪

節屆三冬曰爲改歲花飛六出沱可小康素影撲空而來文報接踵以至卜大田多稼感　上帝時歆凡我同寅與民同樂據稟慰悉得意疾書

批委員方守稟堅壁清野並請禁私築小堡

築堡固爲堅壁清野之計然必堡外形勢可扼要隘不至四面受敵堡內人多糧足衆志成城可以固守賊實難乘方爲長治久安之策若其中意見不符互生嫌隙不和自

難無寧不安焉得無傾小堡一行徒飽賊橐自誤誤人前
車可鑒自應預禁私築以資聯絡而固藩籬候機飭襄陽
府出示曉諭

批均州柳牧稟修竣寨堡並呈圖說

事因難見巧法因地制宜在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慨自
逆氛不靖荼毒生靈援兵到此近者方經刃接遠者實苦
鞭長論者咸以堅壁清野爲捍患禦災之法究竟各省奉
行者無非紙上談兵粉飾塞責鄂豫兩省次第舉行其中
保全地方者固多寨堡爲賊所破一洗而空者亦復

不少利用禦寇者反利爲寇豈寨堡誤人乎實因不得其
人不得其法耳蓋嘗論之築堡行於今日有八難焉地方
兵燹後杼柚久空責以出資築堡羣視爲宛劑肉醫創其難
一家資饒裕者慳吝性成以爲衆人之事我何出資獨多
其難二寨長舉非其人斂衆人脂膏以肥己橐久爲鄉里
側目其難三築堡不能合法草率偷減一遇霪潦紛紛坍
塌難爲長城之靠其難四堡內居民平時弟兄骨肉同居
一室尙不免詬誶參商何況聚鄰里鄉黨爲一家果能同
心同德乎嫌隙一生不安不和焉能無傾無寧其難五祇

知各守疆界鄰堡有警袖手旁觀不爲救護一堡瓦裂而衆堡輔車無依其難六不擇地勢險要祇圖易於完工或與衆堡不合各自立堡孑然獨立賊至風鶴倉皇如以石擊卵一攻卽破其難七農民散處四鄉出作入息夫耕婦饁望杏瞻蒲一離寨堡煙火委曲繁重之畏途非官刑驅勢宜其難八有此八者視爲委迫所能及相率推諉因循迄無就緒殊不知有因難見巧者在焉夫難齊者人心也人心一齊事事可迎刃而解如能一衆志以成城相形勢以扼要立良法杜生弊之漸舉寨長擇公正之人築堡則居高臨下向陽背陰禦寇則以逸待勞以飽待餓有百堅而無一寸隙務行久而處以實心何患疆宇不靖乎該州所稟修竣寨堡情形並所呈繪圖於防遺杜萌形格勢禁尙屬妥協早思具舟熟思具裘以事先綢繆者易爲力也其實力行之毋稍疏懈

批棗陽縣程令稟防捻逆情形

賊不足畏惟畏賊者眞可畏一聞賊來望風披靡未見賊面未探賊蹤先已喪膽賊卽乘虛而入朝豫暮楚任意鴟張生靈爲之塗炭日來各屬告急文書絡繹不絕蔓延至

此時事尙可問乎人之畏賊者以其鐵騎突出利矛可摩螳臂既難當車迹更難掩耳焉得不驚心動魄殊不知兵雖貴神速亦有非宜者古者師行日三十里不急不徐盡舍而止以示軍必之暇軍容之整軍力之齊至若出奇兵閒道疾驅取勝者不過十乘元戎用寡不用衆也此法惟虞詡行之於羌高歡行之於爾朱兆唐太宗行之於宋金剛李愬行之於吳元濟然皆攻其無備故能成功以曹孟德智計追昭烈於當陽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武侯謂爲弩末後果敗於赤壁劉牢之追慕容垂疾趨二百里反爲垂所破安祿山引兵擊契丹晝夜兼行三百餘里亦爲契丹所敗前後如出一轍夫克剛者以柔馭紛者以靜賊狂奔遠來人馬疲困意在速戰利在野戰我處齊集衆圍巷布星羅四面環繞相繼而行或迎其頭或翦其腰或蹂其尾立見敗矣賊亦人耳日必食夜必寢伺其食時寢時驅肆以疲多方以誤使無風飧之頃露宿之地勤而無所窮威自退退而蹶之以主待客以近待遠以飽待飢以佚待勞此等烏合之衆一聲礮轟之有餘避強攻弱背孤擊虛何患不得手耶易云惕號莫夜有戎勿恤惟無事而猶惕號

故有事自能勿恤若未雨不能綢繆臨事舉止失措鮮不僨事該縣即當要結人心舉行團練聯絡寨堡申其條教嚴其約束固疆守全大局不可張皇不可疎忽是爲至要

批宜城縣謝令稟防河情形

賊如猱騰隼鷙蕩搖邊疆履欲渡河屢爲我兵擊溺擊者方擊渡者仍渡豈渡者强而擊者弱乎實擊者易而渡者難耳賊不畏難苟安我豈因易轉懈賊乘我之隙而我無隙可乘我愈擊而賊愈渡賊愈渡而我愈擊處不兩立之勢思保大局之全能固守河干以救億萬生靈違勝退守孤城祇活一城百姓也夫善鬬者揾其亢善兵者因其勢本道已會商水師營加撥礮船駛赴縣屬相賊勢衆寡審河道淺深扼要巡防以資周密仰即會同委員程令激勵團練沿途嚴加戒備一其心堅其志作其氣鼓其勇既防其晝復防其夜既防其陰晴復防其風雨既防其暫時復防其久遠既防其聲東擊西復防其顧此失彼著著有備無時無地之或疎必如此方能計出萬全也勉之望之

批襄陽縣王令稟報軍情

據稟捻蹤與委員齊令偵探大略相同該令甫經到任接

批均州張牧稟將佃民捐錢發商生息以作吏目衙門書差工食

批均州柳牧稟佃糧籌款生息作爲書差飯食

批竹山縣周令稟賫舊志懇序續修縣志

批督修天門縣堤工陳守稟賫辦堤條規

批委員王丞稟接辦沔天兩州縣堤工

批各屬續報瑞雪

批委員方守稟堅壁清野並請禁私築小堡

批均州柳牧稟修竣棗堡並呈圖說

批棗陽縣程令稟防捻逆情形

批宜城縣謝令稟防河情形

批襄陽縣王令稟報軍情

批潛江縣向令稟拏教匪

批安陸府同守稟招安捻逆

批光化縣唐令稟清野

批鄖西縣黃令稟賊臨境

批襄陽縣楊令稟賊入境

辦軍務當查明閭邑邊境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及各寨堡
大小戶口多寡督同各團總激勵團練嚴加戒備以固吾
圍至樊城屏蔽當衝爲賊垂涎乘虛則襲見怯則攻是其
長技尤應登陴固守以防內訌而全大局事寮於因循功
起於振作勿倉皇以失度勿見小以邀功老之以高壘深
溝困之以堅壁清野本道現有守城十四策在仰卽實力
舉行必有成效前任楊令既係熟手經本道留其幫辦軍
務該令商辦一切可也

批潛江縣向令稟拏拳教匪

該令初登仕版甫經履任卽弋獲教匪防患未然尙屬盡
心民事因思事非一朝由來者漸黨與既衆亟應嚴密窮
搜毋稍大意致奸究漏網貽患無窮惟憑穴之狐負嵎之
虎操之過急疾之已甚自知無路求生逞其狂噬誅不勝
誅反爲掣肘法在反復開導予以自新散其黨與令反側
自靖然後籍倡亂者誅之儆一戒百事半功倍此殲渠魁
宥脅從之道至若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在牧民者平日振
興文教使愚氓咸知觀感革面洗心勉爲善良不爲匪類
此尤拔本塞源之道貞幹事罔有不臧賢有司留意焉

批安陸府同守臬招安撫匪

明於事後者恆昧於幾先良民被賊裹脅者固多而莠民
甘心從賊者十之八九受困投誠遇變仍萌故態時激勢
乘潰裂四出蓋犬羊之性變詐難防豺狼之心貪噬無厭
軍興以來愈招安愈猖獗也縱敵患生此理甚明人多昧
昧今大軍雲集處一鼓作氣之勢正除惡務盡之時豈可
存煦煦之仁貽將來無窮之患乎荀子所謂服者不禽格
者不赦朱儁所謂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王陽明所
謂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不可常行於長
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同心嚮化之徒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是也元末命達識帖睦爾招降方谷珍由是羣
不逞之徒所在蠭起利則抗拒鈍則乞降明末陳奇瑜熊
文燦輩每以招撫償軍敗事皆爲殷鑒鑄錯尚有鐵乎方
今除莠安良惟有勦之一法無撫之他法希仍籌辦防勦
共殄妖氛是爲至要

批光化縣唐令稟清野

捻匪飄忽而來無甚伎倆小民無知聞風紛紛遷徙乘寨
資賊而賊批亢搏虛行不裹糧待掠而食此所以不窺伺

城垣而垂涎鄉村也稟內諭民野無遺糧固爲清野起見
然管子云觀備者觀野秋收乃民之脂膏若一屑越田野
空虛皆爲餓殍時值築場納稼尤慮有妨農工仰卽鎭靜
人心曾營督團詳查地勢確探賊踪相機堵禦以杜蔓延
而固疆宇

批郎西縣黃令稟賊臨境

捻逆馬隊縱橫祇可行諸平野若遇深山窮谷無所施其
伎倆該縣聚處萬山儘可扼要防堵仰卽會營集團嚴加
戒備賊這勿生懈心賊近勿生畏心絕其資糧防其衝突

批光化縣唐令稟報軍情

大兵現已雲集節節勦賊縱復來膽落氣沮無能爲矣

批亢擣虛必見功效切切

批襄陽縣楊令稟賊入境

逆氛日近戒備日嚴豫省至襄皆平原曠野無險可守重
在守城樊城形勢當衝與襄城脣齒欲襄城無恙先留心
樊城聲色不可張皇捍備毋稍疏懈鼓舞以作民氣鎭定
以固民心本道現定守城十四策策可守城遍告樊城
軍民人等毖後懲前一體遵辦該令卽督辦毋延

批光化縣唐令稟報軍情

大兵現已雲集節節勦賊縱復來膽落氣沮無能爲矣

第機會變於須臾勝負在於呼吸居安思危捍禦尚難鬆
勁該令時已交卸新任程令接辦軍務當淬厲精神堅定
識力聯絡防軍督同團練紳士一體戒備靜聽捷音

批天門縣楊令稟報失守

據報捻逆竄擾該縣萬分緊急情形覽之實堪髮指惟襄
樊苦於無兵往援仰即廣集團練內防肘腋外固藩籬仍
一面逼稟請兵星馳救援收復殘局智者轉敗爲功賢者
因禍成福若能奮勵池之翼卽可收桑榆之功也

批潛江縣向令稟報賊情

賊發如毛兵難肆應該縣所恃者僅一河之隔履霜堅冰
須防偷渡更防內奸暗中引渡萬一過河措手不及卽
卽相度地勢審察軍情加倍巡河無分雨夜用作干城之
衛永除烽燧之驚並將實情逼稟聽候院司批示可也

批安陸府同守督同鍾祥縣孫令稟賊將逼郡城
撿逆鴟張異常郡城重地萬不可空虛惟當城存與存受
爲彈壓內嚴防範外示鎮靜民之於官猶人之五官百骸
心卽官也四體卽民也心有把握不爲事物所搖動則四
體安舒不致手足失措且城垣如草木根本本若先撥能

保枝葉無害乎希即招集城鄉團練登陴固守並將四鄉精華概移入城爲清野計不進遇事張皇棄城先遁致誤事機此社稷蒼生所繫毋稍大意

批襄陽縣王令稟報捻逆情形

襄陽精華在樊城屏蔽亦在樊城樊城鞏固則襄陽無虞襄陽恃襄水爲池然天塹長江古來亦多失事賊有一河之隔須防擄船偷渡尤防內奸暗中接濟守河較重於守城今沿河節節設防尚臻周密惟樊城五方雜處平時良莠不齊遇變更難保無伏莽蠕動亟宜內鎮物情外倡士氣則本道前此守城十四策正爲今日之用用則可守故曰羣策生而羣力皆屈服也若別有長治久安妙策本道集思廣益並蓄兼收與同寅共贊成之毋隱

批宜城縣謝令稟軍務告急

賊逼咫口幸有一河之隔防其偷渡値此令節祁寒人多苟安瑟縮尤宜倍費防維現已函商江軍門檄催陸鎮軍迅撥哨船駛往縣河巡查一面催鮑爵軍門由樊城拔營馳往救援各路進兵將次雲集殄滅醜類在此一舉仰仍無分兩夜激勵團練沿河巡防勿誤事機制敵保邦所繫

看重也

批荆門直隸州恩牧稟辦賊情

連閱三稟及供摺均悉該逆意在渡河巡河萬難鬆勁不慮明渡而防暗渡憂悔常生於不虞智謀多困於所恃慎毋謂賊不敢馮河也教匪蠕動先清內奸可免外患襄陽形勢空虛無兵分派現已函請鮑爵軍門星馳來援定於本月十四日由南陽拔營赴襄仰卽加意防捍以待大兵攻擊也正法各犯自應如此辦理

批均州柳牧稟報西路賊情

西路一股既已猖獗東路一股又由黃孝雲夢而來各屬羽書告急者不絕於道襄樊無兵往援現已函商鮑爵軍門由南陽拔營來楚先除此股再將得勝之軍入秦以免腹背受敵之慮霆軍來時自速該州卽會督營團防其關入楚境致成合股之勢是爲至要

批荆門直隸州恩牧稟馬隊駐紮沙陽防堵

該州援兵既到民心自安安則不亂況有一河之隔防守較易得手倘仍隨時隨地嚴防外固藩籬內安堂宇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資此不擊自斃之策也

批安陸府同守督同鍾祥縣孫令稟賊退情形

寇至以固守城垣爲急寇退以撫恤難民爲先蓋閭閻突遭兵燹既毀其室又取其子哀鴻中澤慘目傷心爲上者無以招集拊循流爲匪類勢易燎原現據安陸同知楚丞稟稱捻逆此次突入蹂躪不堪民房被燬者十之七八卽有存者亦拆毀殆盡等情闔稟可勝浩嘆希卽協同楚丞將善後事宜極力妥辦務使流民復業毋任失守此弭患於未萌之法也

批潛江縣向令稟賊退情形

難平者事易失者機捻逆衝突藩籬拒敵兵勇來時甚疾去後何遲飽則狼奔而來飢則兔脫而去今由來路而去恐由去路而來讐未除萌禍必旋踵來不足畏去不足喜不以鄰國爲蔽不以腹地納污仰仍整頓軍威奮揚士氣嚴其刁斗厲乃戈矛來則乘其困毋任狼奔去則攻其瑕毋任兔脫檝槍一靖閭閻永安

批湖北安襄郧荆道各案呈詞

陳壽三國志帝魏退蜀後世譬之以韓吏部倚天拔地之才不肯作史誠以寓褒貶別淑慝識見偶偏瑕疵即見班馬以下三長乏人武侯治蜀所以不立史官也志雖易於史然徵閤邑文獻秉筆者務必人品端方博逼今古采訪確聞見眞不徇私不立異書成懸之國門人人佩服爲異日作史之嚆矢燕說郢書難爲典要稍有疑似姑從闕如徒濫厠其間私心自用顚倒是非變亂成法如掌修某縣

方志之某人書甫告成即受人以攻擊之柄安能備掌故示來茲耶即如藝文一類文以人重必其人蓋棺論定已成千古閱其文可慕其人今所采者多時人筆墨入主出奴未免阿私所好尤未得爲公論既有此物議匪本匪實覽者奚信鄖陽府督同該縣月訪品學端粹者主稿詳加刪訂劃僞反刋俾臻妥協方垂久遠所控各情虛實均應澈究仍督同該縣提齊一干秉公逐款質訊據實詳辦毋稍粉飾徇庇

爾等爲鹿門書院首事不過職司出納會計當而已矣變更公田價之貴賤業之肥瘠關係閭閻之事必彼善於此與各首事詢謀僉同亳無異議稟請地方官勘明估價然後舉行永定章程庶幾經久無弊前據爾等稟請更易公羊峪學地以小易大彼距惡知之即有張德淑單大中以坐落西門外潭溪湖十三畝一塊坐落公羊峪一百二十畝一堰非零星可比爾等賤價變賣該地戶在縣呈控等情稟請行縣飭令除名業經本道洞見肺肝批飭襄陽縣查復去後夫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其田應否變賣自應聽縣勘明具覆到日再由本道定奪今爾等何得擅

自賣定竟成牢不可破之勢磊落光明者斷不如是在張
德淑等一面之詞固不足信而爾等必作此舉者捫心自
問眞爲公乎不過挾智任術一出一入藉此浮報肥已臺
耳書院爲士子肄業之所爾等首事何地不可擇居乃盤
踞齋房狗苟蠅營與讀書文人薰蕕同器爲士林所不齒
既成負嵎之虎欲作濡尾之狐難云爲政之羊將效應熹
之犬仰襄陽縣先將王述斌逐出書院不准充當首事差
傳一干質訊究辦毋稍徇延

釐局之設專爲助餉局紳祇管局務不准干與詞訟武官

職司緝捕不能擅受詞訟迺日久弊生局紳積勢成威假
權思逞勾引門丁書役作奸犯科之事不一而足營弁武
備不足擅受有餘而兵丁因此結交痞匪不能正己焉能
正人此近來營局流弊也此案前據縣詳已取該監生供
詞因案未審定押候復訊嗣又詳報鮑正儒越獄脫逃經
本道批飭襄陽府提訊旋據該縣稟請委員會審在案查
該監生前控黃幺串同汛弁張元太將爾長子劉啟清左
腳砍落並將劉啟瑤捆拷爲汛兵王天順解釋經爾報縣
黃幺復串張元太入城巧爲遮飾等情經本道批府飭營

批光化縣唐令稟報軍情
批天門縣楊令稟報失守
批潛江縣向令稟報賊情
批安陸府同守督同鍾祥縣孫令稟賊將逼郡城
批襄陽縣王令稟報捻逆情形
批宜城縣謝令稟軍務告急
批荆門直隸州恩牧稟辦賊情
批均州柳牧稟報西路賊情
批荆門直隸州恩牧稟馬隊駐紮沙陽防堵

批安陸府同守督同鍾祥縣孫令稟賊退情形
批潛江縣向令稟賊退情形
批湖北安襄鄖荆道各案呈詞
批湖南永順府各案呈詞
批江西蓮花廳各案呈詞
批湖南靖州各案呈詞
批廣西北流縣各案呈詞
批湖南酃縣各案呈詞
批湖南龍山縣各案呈詞

明白稟復並准軍門照會已飭都司查明張元太有無庇
奸助虐限十日內會縣緝獲等因復據控稱黃幺之兄黃
高儒央其戚江漢清賄串局紳茹連茹出入衙署差役張
廣禮門丁江二賄庇不拏等情亦經本道批飭查明汎弁
門丁劣跡先行稟復核奪印發去後茲據呈各情查黃幺
係著名巨匪日前設法緝拏今其兄黃高儒賄囑汎弁局
紳丁役串逼一氣如果屬實成何事體候咨呈軍門將張
元太撤任備質並飭襄陽府分別委員守提丁役局紳並
江漢清等解府親訊澈究詳辦愼勿姑息粉飾致長匪徒
刁風儻係該原告捏情誣控亦治以應得之罪先將辦理
情形稟復

該氏爲夫守節繼以夫產爲重有此產業立愛立賢無不
如意若因家庭細故興訟不休外人從中播弄是非更生
嫌隙一啟鷸蚌之爭徒開漁人之利資斧既喪卽有賢子
姪可繼而舉室空空誰肯謂他人毋財散而子不聚何以
對夫於地下將來養老無資向誰貸助始悔悟前此不忍
小忿作事不能謀始晚矣與其匍匐公庭何不將柏舟之
志詳請　旌表於氏夫亦有光乎惟據稱該氏所立繼子

馬福茂與媳劉氏忤逆蕩產劉大元倚恃女戚唆使劉氏不安於室希圖分肥刑仵擅自驗傷外人童協中等串差籠騙等情均屬目無法紀總由覬覦氏產起見即詞中所指而論已屬浪費不少究未能斬斷葛藤何益之有襄陽府提齊一千先將籠騙之錢追還該氏收訖一面行提馬福茂杖責究明如係偶爾過犯以後洗心滌慮予以自新責成該族長好爲調處勸令母子如初如果怙惡不悛即斷另行擇繼以全婦名節至指控人等一併嚴審虛實澈底根究該府其認眞查辦並傳該氏明白開導之

聽信門丁是官場積習在籃籃不飭者全賴門丁爲受賄之符門丁必勾通書役濫紳爲引綫之路往往潛消默奪穿鼻受制不能動彈即或廉潔自持者而性情執拗才具平庸多以門丁濫紳爲耳目不察邇言偏聽則暗若董狐假虎威弄權舞法而本官尚夢夢也此案據該監生控稱伊妾吳氏被僕賈長太一再刁拐旋爲該縣書曾學書等匿至僻處勾引門丁喜二姦淫因賈長太與黃幺交結而黃幺又與曾學書等一氣致案無獲等情查黃幺係訪拏巨匪既有縣署中人護符無怪始終未據獲案門丁書役

作奸犯科該縣何以毫無覺察惟該監生非愚民無知初次失妾因何不稟縣而稟汛營中擅受與監生妄稟均有不合吳氏既爲爾姪龔逵升尋獲何以又被劫去反將爾姪捆送到縣理直氣壯之事何至被勒錢六十串之多是誰過付未據聲明其中顯有不實不盡本道卽形察影因流溯源此等虐受之憨雖經准理斷不以先入之言爲主襄陽府委員守提門丁書差並一干解府親訊秉公澈究詳辦倘係原告揑情聳聽卽治以誣告之罪愼勿偏袒致滋屈抑

設局助餉一時權宜恐胥吏舞弊不用官用紳孰知法立弊生局紳之弊有甚於官者其中侵牟浮報互相彌縫無從查悉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局中人既已染指局外人焉不垂涎多有百計營求不得其門而入者此攻擊所由起也查閱抄粘縣斷雷發聲抽取百貨釐金錢一百一十餘千係管帳之聞明耀遺漏追經王寅泰控告始行補解經縣罰錢二千串修城贖愆等語查百餘串釐金雖係間明耀遺漏而雷發聲難免失察之咎既已受罰重款稍有羞惡之心斷不肯再登壟斷今駭馬仍然戀棧能保異日不

乾沒局項乎襄陽府飭縣錄案詳奪總以整頓局務爲要
該局紳等如果取之有制行之以公非外人所能動搖既
被控告自非善類嗣後不准干預局務仍飭提同一干嚴
訊有無侵蝕情弊據實詳辦至該監生既經在府控駁不
將府批抄呈顯係有意朦混此等一面之詞亦難遽信如
有揑飾別情卽治以誣告之罪不准首悔
捐修鹿門書院原爲培植各屬人才盛事凡事可與落成
難與圖始思其艱以圖其易未始非一勞永逸是舉也本
道卽以衆人之望還收衆志之成如能廣大其規模培養
其元氣人文蔚起爲邦之光有益於襄陽者無量於本道
何有焉該職員如慮年老難勝此任豈無讀書明理之季
昆子姪爲父兄服勞辦公誰曰不然毋飾詞推諉巧爲
藏身致蹈見義不爲無勇之誚也
釐局之設原充軍國之資非飽溫紳之橐日久變本加厲
情僞百出羣相視爲利藪希榮固寵非藉權勢百計鑽營
終無進身之階其中各司其局一塵不染者固不乏人而
任意揮霍通同舞弊者指不勝屈及至事已發覺實難彌
縫互相攻訐晚矣此案前據陳悅先以爾子雷發聲抽取

百貨釐金一百餘串係管帳之閒明耀遺漏迫經王寅太
控告始行補解經縣罰錢二千串修城贖兹等情控經本
道批府飭縣錄案詳奪並提訊局紳有無侵蝕情弊去後
茲據稱各情爾子平日如無瑕疵可摘查出同事閒明耀
隱瞞釐金券票及王寅太門釐鹽課不交等弊閒明耀等
自應畏懼不遑焉敢聯名反噬經縣質訊涇渭立分何至
於罰款錢數將稟揭之人重於侵吞之人毫無把握任聽
差役訛詐私押情節種種支離顯係捏飾若不嚴加整頓
豈縣局務如塗塗附將有積重難返之勢候飭襄陽府督
同穀城縣差提一干檢齊卷宗押解來轅以憑親訊務期
水落石出嚴行詳辦
父兄不能禁約子弟爲非任聽在外賭博贏則喜其年少
更事深得生財之方致富之術不幸而輸恐爲同場所逼
不得已爲之出首誑稱被人引誘誤入迷途多方遮飾名
爲呈送子弟實則爲子弟騙賴賭債此未入場之先已蓄
有操縱地步試問有贏錢纍纍與父兄聞之一介不准索取
卽爲出首以絕其慾壑者乎此等禽獸之愛鬼蜮爲心焉
能逃本道洞鑒該監生非沐猴而冠者命子徐霈出就外

百貨釐金一百餘串係管帳之聞明耀遺漏迫經王寅太
控告始行補解經縣罰錢二千串修城贖宥等情控經本
道批府飭縣錄案詳奪並提訊局紳有無侵蝕情弊去後
茲據稱各情爾子平日如無瑕疵可摘查出同事聞明耀
隱瞞釐金券票及王寅太門釐鹽課不交等弊聞明耀等
自應畏懼不遑焉敢聯名反噬經縣質訊涇渭立分何至
於罰款錢數將稟揭之人重於侵吞之人毫無把握任聽
差役訛詐私押情節種種支離顯係捏飾若不嚴加整頓
該縣局務如塗塗附將有積重難返之勢候飭襄陽府督
同穀城縣差提一干檢齊卷宗押解來轅以憑親訊務期
水落石出嚴行詳辦

父兄不能禁約子弟爲非任聽在外賭博贏則喜其年少
更事深得生財之方致富之術不幸而輸恐爲同場所逼
不得已爲之出首誑稱被人引誘誤入迷途多方遮飾名
爲呈送子弟實則爲子弟騙賴賭債此未入場之先已蓄
有操縱地步試問有贏錢纍纍父兄聞之一介不准索取
即爲出首以絕其慾壑者乎此等禽獮之愛鬼蜮爲心焉
能逃本道洞鑒該監生非沐猴而冠者命子徐霈出就外

傅自應教以義方弗納於邪繼晷焚膏夜鐙自有書味何
必任其出外觀鐙作此踰閑蕩檢之事謂爾子被誘入賭
及爾事先不知殊難憑信既經興訟如果到官服罪輸情
猶可原宥今控府提審未經集訊輒敢驀越上控而詞中
一則曰讒言惑縣再則曰讒蔽縣聰顯係任意唐突目無
官長素非安分之徒至稱縣中不究賭博反被勒繳及差
役蘇正供勒錢贓證有據等情虛實均應澈究爾子徐霈
年歲若干詞未敘明亦屬有意含混襄陽府飭縣錄案詳
道核奪仍提齊一干嚴訊究詳卽將所輸賭債追繳入官

倘有一字涉虛立將該監生衣頂褫革詳辦不准首悔致
滋輕縱

批湖南永順府各案呈詞

凡報圖財害命之案必有可圖之財而後謀害其命地方
官驗明屍傷查明見證拏獲正兇追究其財然後擬抵其
命斷不能憑原告一面之詞紛紛拘拏施累無辜也據稱
該監生之雇工盧永成挑錢中途被匪謀殺劫財經該監
生查係盧永成至鍾萬祿歇店央易光富短送因爭力錢
口角以後並無蹤跡等情盧永成挑錢數目既未敘明究

被何人戕害亦無證據且命案以屍身爲憑既無屍身何
以知在上挪地方被殺而盧永成在鍾萬祿店早餐及爭
力錢口角該監生又從何查悉耶又稱永順縣差局宣等
弋獲鍾萬祿易光富田心鳳到城飽詐縱遁等語該差等
如果賄縱何不縱於中途直待到城始放而該監生又何
以知其到城耶該差等受賄若干何不明白指控而隱約
其詞耶以上情節種種支離難保非任意揑砌藉案株連
即使實有是事亦應仍赴永順縣詳細續呈地方官自有
會營勘驗一定之成例在毋得違例越控不准再詞稱易
光富更名幫雇徐家係更何名田心鳳係案內何人均未
明晰聲敍永定永順兩縣控詞批語亦未錄呈疎漏已極
並飭
人子不能養親致親不得其死律有應得之罪爾父唐明
壽年逾七旬風燭草霜爾係獨子不能朝夕侍奉致父孑
身另居不知何時嬾命忍心害理實與禽獸無殊調查縣
卷去年十二月報縣驗明爾父係磕傷後中風身死當時
爾眼同具結並無異言迨今歲正月忽牽涉蕭正選另案
赴縣續控又經該縣訊明批示在案乃敢藉越控瀆將縣

卷並無干涉之老亢指爲正兇究竟老亢是姓是名已屬
含混而因何積衅如何下手用何兇器爾父何日被毆毆
傷後何日身殞係何人見證並無一語明晰聲敘置人死
地證據毫無明係挾仇誣控難保無藉命圖詐情事至控
縣差受賄亦不能指出確數及過付之人不過隨意添砌
以圖誑准地步是又訟棍伎倆之顯然者本府涖任三載
諳諳訓誡冀挽刁風不意鬼蜮公行肆無忌憚至此僅予
批駁尚屬輕恕除所控情節立案不行外立拏該原告並
作詞郭榮燮到案先行責懲仍發縣照例分別究辦爲仇

陷無辜及妄逞刀筆者戒凜之愼之
鄉愚雖目不識丁然數目字多能强記即使一字不識凡
遇置產當田憑中立契必請原中及親信戚友詳細閱看
所載姓名數目界址一切與原議相符方肯收執豈有承
當轉佃已閱兩載而契之眞僞尚未辨明者乎如果原當
價止有一百十八千業經如數交清而向文德詐僞訛索
是非曲直婦豎能知豈有經歷令爾給錢八十千加至原
價大半爾竟俯首無辭迨查閱新契有姓無名始行控縣
者乎從來揑詞誑准亦必欺以其方似此支離閃爍殊出

情理之外且案經控縣不候批示輒敢越瀆又不解前何
其愚而後何其黠也姑著將新契呈驗聽候核奪

批江西蓮花廳各案呈詞

本分府前以顏培元具控陳載夫貪金悔婚毫無情理即
已洞見肝膈迭經嚴行批駁猶復剌剌不休非經庭訊不
足以服其貪心是以准理在案迫集一干質訊所控盡屬
子虛則本分府誅心之論歷歷不爽夫顏培元流蕩忘返
不爲先人綿似續何足齒於人類惟陳綿姑以青年而守
有夫不字之貞直至垂暮將就木之餘年遠欲強其作三
十年乃字之新婦非但枯楊不能生華抑且終身作何仰
望宜其羞與爲妻有始終不願出嫁之親供也女之不幸
男之無良一至於此可歎可恨陳綿姑既堅貞自矢無論
其母其弟不能奪而嫁之即本分府亦萬難強以難堪之
事作不情之舉斷歸黑心無賴子共生活且顏培元棄桑
之沃若而求桑之黃隕覬覦貲謂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爲一舉兩得計不亦晚乎夫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即使陳
綿姑肯于歸顏姓以有限奩貲供無端揮霍囊橐一空如
鳥中之鷇鳩晴則呼婦陰則逐婦而欲永調琴瑟於偕老

批湖南安鄉縣各案呈詞

批湖南石門縣各案呈詞

批湖南臨湘縣各案呈詞

批湖南辰谿縣各案呈詞

湖南安鄉縣修堤批語

批當陽縣阮令稟修　關聖陵寢廟宇安襄鄖荆道下同

洪惟　關聖爲萬世人極其廟宇之遍寰區胙饗厪蕃靈異正如日月經天江川緯地上自　聖天子備極尊崇下至庶民亦莫不禮拜飯依心悅誠服而漳鄉總　陵寢殿宇崇宏赫昭尤爲　神所憑臨非但凡廟不敢與並論即較各處　關廟亦有不同乃自乾隆二十四年大工告竣迄今百有餘年廟宇黝昧如此若不及時修理年復一年

其誰信之至女家曾否得受財禮應否追還在女家無故悔婚斷還財禮則可此案以男負女非女嫌男不得謂之悔婚卽無庸追還財禮顏培元已去之財禮不可復償亦猶陳綿姑已逝之韶華不能復回其人財兩空誤人自誤分已絕直同陌路顏培元本應重究姑寬仍行收管以消誤人可誅自誤可笑經本分府剖斷後顏陳兩姓夫婦名其桀驁之氣著卽遵具甘結附卷倘敢抗違希圖翻異三尺具在當堂試之恐受刑有日合卷無期矣該民無庸取保著照錄此批傳諭顏培元俾知石爛海枯無庸癡心妄想也

查例載假以建言爲由挾制官府及將曖昧不明姦贓污人名節報復私仇者軍民發附近充軍等語例以假言句爲綱下分挾制官府及污人名節爲二項所謂建言者兼條陳與控告言之條陳冀已之得利控告冀人之獲罪此等刁惡之徒或肆詐行奸挾制官府使不得不從其所欲或懷挾私仇捏造不明事情污人名節巧爲報復居心甚屬險詐其意並不在條陳與控告特欲假此以行其私計耳前賢惡不遜以爲勇惡訐以爲直此則不遜與訐之甚

者載在刑部說帖又例載娼優隸卒及其子孫概不准入考若將良民誣指爲娼優隸卒希圖傾陷拖累者各按誣告律治罪又凡呈請入籍之人其已滿二十年者必須呈明有案由寄籍知照原籍不得復回跨考方准入籍其已滿六十年者祇須取具族鄰甘結由寄籍知照原籍不得復回跨考卽准應試又寄居已久置有田廬入籍年例已合僅祇未經呈明並未兩處跨考者不過鄉愚無知不諳禁例其罪止於籍貫不清自應仍照舊例辦理各等語誠以寄居人民已逾二十年卽可呈明入籍若逾六十年以外滄桑變人事遷昔年父母之邦今已生疎異地寄居已久各安其業卽與土著無異故祇須族鄰甘結知照原籍卽准應考非若寄居二十年之例必須呈明有案始准入籍例順人情非淺見寡聞者所能窺測查劉謝兩姓之祖寄居廳屬百有餘年呈請入籍業經前分府查明定例秉公通詳並移明原籍地方官不准回籍騎考案已彰明較著在劉謝兩姓何爲冒考在前分府何爲朦混嗣後未據指控劉謝兩姓仍私回原籍混考之事又何爲跨籍劉謝兩姓前詞所稱睦炳春等索詐未遂挾嫌妄阻之語既云

未遂是贓未過付也若已過付則索詐已遂慾壑已塡無此一阻文法甚明該童生等不明此文法以有何過付曉曉置喙試問爾詞所稱賀章等各得錢八十千文又係誰過付耶查該童生等鈔粘本內一則曰娼優隸卒皆可濫入冠裳再則曰安知伊祖非娼優隸卒刑傷過犯脫逃寄籍乎抑所犯何罪乎該童生等何所見而云然且該童生等援引考試之例甚詳而棚民有無不准考試之例因何未據聲敘似此惝恍無據之詞污人名節非但大雅所不道卽打街罵市

傖夫亦不至如此猖獗夫考試清查籍貫權操於官責歸廩保非處士所能橫議其有無新例該童生等毋庸過問至昨詞粘單內稱如以李前分府違　制及干例查參之語不一而足更屬荒謬地方官考成　朝廷自有吏議豈容該童生等妄議黜陟耶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何況形諸筆墨達之公庭律以嫚罵官長之罪其將何辭以對本分府衙文折獄一秉至公初四日因文童復試評定甲乙是以未經集訊乃該童生等以口衆干怒並不蒙面訊卽歸家肄業勿責脫逃之言任意唐突顯係結黨把持預

爲閑堂挾制地步何狂妄至此總之流品士習俱宜整頓
而士習尤重於流品儒者讀書砥礪廉隅變化氣質攻其
惡無攻人之惡該童生等欲圖上進自當潛心黃卷努力
青鐙鄉鄰有鬬閉戶可也乃假清查流品爲由以毫不干
已之事荒謬絕倫之詞汚人名節挾制官長顯非安分之
徒一旦濫廁青衿其橫行鄉曲把持公事更何待言檢查
考試點名冊內並無陳良楷其人而列爲詞首士習至此
尚可問乎若不嚴加整頓無以儆刁風而彰法紀候查明
該童生等考名扣除並差集一干質訊照例究辦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衆童生中學粹者品自端當知懷刑自愛矢
志功名毋得隨聲附和同蹈刑章自貽伊戚本分府言出
法隨斷不任頑梗不法之徒肆行無忌也凜之愼之

批湖南靖州各案呈詞

儒者讀聖賢書變化氣質請業請益應擇名師師其學問
經濟師其立品修身眼界高而腳跟定服縵胡者不敢侮
縫掖非但免於刑戮並可型于寡妻蓋師道立則善人多
也若從許子之道相率爲僞下喬入幽方性命之堪虞遑
暇論學問經濟則從師可不愼乎爾妻楊馬氏如果身犯

七出之條出之可也否則送官懲之可也若一時激於義忿一發難遏事後赴案自首亦可也乃一聞誑汝之言不察虛實深信不疑逞一朝之忿操反目之戈致斃兩命又不據實自首始誤於楊進科之謗言繼誤於黃漢信之主使一兄一師爲厲之階而該革生寘於叢棘禍到眉前尚執迷不悟何愚至此黃漢信爲人之師不能善誘弟子懲忿窒欲於鄉鄰有鬬又睚閉戶之道不循外比之吉反處汝兄之凶禍桑梓龜誤人自誤抗顏師位者固如是乎姦情曖昧定例聞姦指姦疑姦均不得謂姦情確據誠恐以莫須有之事污人名節也該革生捉姦既非姦所殺姦又非登時典獄者若但存救生不救死之說文致死者實有姦私爲罪人而開脫克手應得之罪原無難片言折獄惟辦理者念爾書生不諳定例因誤致疑因疑致誤情尚可憫是以法外施仁自問衡情斷獄一秉至公既隔別研訊又暗訪輿情審愼再三於法無枉無縱方定爰書今爰書已定鐵筆難搖尚復曉瀆何益之有其清夜猛省之再醮之婦雖喪天良於前夫難割私愛於親子往往瞞其

後夫私竊家產暗肥其橐者其後家貲寥落百計彌縫而
後夫終夢夢也唐大旺係爾續娶改嫁吳氏前夫之子既
爲伊祖撫養承娶有妻則與爾係不同居繼父也唐大旺
之妻既不孝順其祖姑焉能承順其繼父及出贍之姑乎
爾聽信婦言引豺狼入室前所謂不同居繼父者今則依
然同居繼父矣孰知故態復萌忤逆其祖姑者加諸同居
繼父之身以致變生肘腋家貲被擄非爾溺愛其妻之咎
乎吳氏以一婦人而事二人既無廉恥焉知後累勸爾收
留二言爲家之索爲厲之階尤堪痛恨據呈各情准駁差

拘集一干質訊究治

批廣西北流縣各案呈詞

調查道光二年爭繼原卷該氏先繼先長之子蔡章夭亡
接繼蔡璽因挾微嫌逐出另繼二房之子蔡環是當日之
逐繼已屬毫無主見迨後蔡環入繼病故已娶有妻李氏
則該氏自應繼孫不應繼子蓋爾子媳有後即爾有後即
爾連臣亦有後禋祀不絕大可相安蓋繼者原以繼絕既
已繼得有孫不爲之絕何爲再繼定例擇賢擇愛乃言未
繼之先准其自擇一人爲後以慰孀婜之願而安匹婦之

心所以一子雙承兩祀之新例並無繼孫不已又另繼子之專條要之繼後者使無後而有後以人事補天命之窮在承繼之子舍其所生而從其非所生迫於公義不得遂其私情又出於萬不得已若已有父母有孫男忍於舍已之親而親人之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若人者祇圖覬覦繼產暴陵孤寡不值葛藟之庇妄思鳧脛之續其陰險甚於鬼蜮貪噬倍於虎狼究之爭端一起訟蔓滋生勢必兩敗俱傷家業瓦解天良澌滅求富得貧求榮反辱固不足惜而該氏與孀婆煢煢無告形影相依幸得有孫繞膝盼望成家一旦聽各房不肖子孫甜言哄騙希得進身之階以便間人骨肉割人家產是豈可誤信乎以此忘親背義之人而聯爲一氣是猶甜鼠之嚙肉雖不覺痛而精血已傷將來有隙可乘不鬧至姑媳離心祖孫割愛鮮端百出家業蕭條不止彼時該氏明何以對族幽何以對夫事至而悔悔無及矣該氏女流難通文法著明理秉公之族長與之詳晰講解諄懇開導毋任始終執迷不惟保全家道使後人奉祀有資俯仰有賴以體本縣仁及窮民之意即以族中敦本敬宗之誼亦大有裨其各凜遵毋忽

批湖南酃縣各案呈詞

該職員之女寅妹於道光二十七年許配黃光亮次子裕和爲妻時年八歲過門僅三日並未完配仍返母家是寅妹乃黃裕和聘定未婚之妻與童養爲媳歷有年所深受翁姑養育之恩者有閒考戴記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姑歸葬於母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取女有吉日或女或婿死皆齊衰而弔既葬而除皆載在禮經反復參觀新婦必三月廟見後生則可稱來婦死亦可遷祖祔姑至未成婚而死禮止云既葬而除則既除之後並無不得更娶更嫁之文蓋殁後祇能歸葬母山則生前處此變故從權改適不得謂爲失節不能以從一而終之常理責之未成婚之處女於天理未爲不正於人心未始不安今寅妹之夫壻未成婚卽故當日既未成三月廟見之禮又無翁姑養育之恩則寅妹在家從父自應由該職員主婚擇配完娶而黃光亮何得從中索禮錢六十千文之多殊屬不合惟究係該職員一面之詞著原媒廖雄飛據實呈復察奪以憑立案可也

據稱氏女東秀因其夫陳張榮不務正業勸戒反目爲夫

所棄等情夫婦不和兩願離者本縣不難斷以片言第夫爲妻綱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名分所繫也東秀夫婦結褵二十餘年子女成立平日和好可知一旦以谷風陰雨遽爾匍匐公庭斷離則爾女失節斷合則爾壻怨深東秀終身作何仰望該氏爲女計長久者當明以順爲正之義惟有勸誡爾女勉操井臼無違夫子並邀同戚族好爲勸解方期好合如初毋庸興訟至陳紹琥等如果從中離間希圖分肥居心不臧殊堪痛恨候查實拘案究治可也

凡民間置買產業如其中有賣主存留不售者事先必與

中人買主言明而立契時卽於契內批明某處應仍歸賣主管理不在契內字樣方與買主無分若契內並未有批明者則另有無論已載未載概行出售等語包括在內蓋因田山界址頭緒繁多焉能一一悉載且中人或交點不清買主或筆墨平庸不無疎漏之處然總以契內有無批明仍歸賣主管業不在契內字樣爲憑不得以買主偶有疎漏遂藉以爲口實茲據稱爾父在日將馬鞍石屋右田敢憑中出售段方英爲業其田中小山應隨田轉如果存而不售當日曾否向原中議明並於契內批明此小山不

在契內字樣詞未聲明殊屬有意含混顯有倚恃業主藉
端尋衅情弊姑准差喚調契核訊如虛重究
據稱該氏夫妾李氏於道光丙戌年嫁與尹家善爲妾過
門未及五月生子積文今該氏以已子物故欲取積文爲
已子等情該氏當日如果念夫似續維艱既納李氏爲妾
當御之以恩爲生育承祀計卽謂李氏性拓難安於室然
既知載震載夙有期何妨留待載生載育之後方行改嫁
縱或不能亦當憑媒議明此妾出嫁帶孕子女仍令歸宗
生後一二年卽接回撫養成人庶該氏夫家不失此子乃

全不計此於已子續慶故後亦緘默不言迫遲之又久徒
以三十年前惝恍無據者所求乎子任意呈瀆實出情理
之外夫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尹積文既係異性血脈
焉能爲該氏夫家承宗祧其母原係氏夫之妾既不能留
爲螽斯計其子原非氏夫之子又焉能攘爲螟蛉計該氏
如果爲夫綿似續儘可向氏夫家戶族中擇繼何必以呂
易嬴徒餒若敖之鬼乎滿紙浮詞荒謬已極不准
詞內直詈被告多人爲狐羣狗黨是何言歟孔子云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凡鄙邑蒼生皆本縣赤子豈熙熙攘

安陋就簡上雨旁風廟愈朽而修愈難庫藏支絀固係實
情然鄂省各府州縣自遭兵燹幾無完膚近年來修廟宇
衙署橋梁志書者不一而足豈由庫藏而來無非取資捐
輸耳當百廢具興之際獨於　關陵重地不論不議視爲
緩圖拘之私衷能無耿耿遐想　關聖當年爲襄陽太守
節鉞荆州其德澤施於三楚者歷數千載乘除運會正氣
常在兩間凡圓首方足之儔具有天良勸其解囊自無不
爭効子來樂輸恐後如得在上者爲之倡行見聚沙成谷
積水盈科雖萬金可以立致惟責成董事者實力奉行務
期工堅料實以復舊觀而垂久遠毋得草率偷減有名無
實凡事可與圖終難與慮始當必因難見巧慎毋畏難苟
安厥工告成重新輪奐以妥　神靈肅觀瞻生景仰者其
在斯乎其在斯乎賢令尹其銳意努力爲之毋忽

批當陽縣曾令稟到任拏獲匪黨

爲政之道安良必先除暴事神實以衛民該邑教匪甫生
萌糵即被鋤誅此豈人力能爲深賴　神庥滋至蓋當陽
昔稱麥城其漳鄉總爲　關聖陵寢重地而該邑蒼生尤
爲　帝德廣運默化潛孚所先及故於跳梁小醜冥冥中

攘者多爲化外頑民竟至人面獸心耶此打街罵市倫夫
狂妄之言必爲大雅所不道該武生身列膠庠非沐猴而
冠者縱有睚眦宿忿不平之鳴直書其事可矣何至必以
同類爲獸類始能暢所欲言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團
勇中滋事者固屬兇暴之徒第謂苗之有莠則可若盈疇
之苗盡謂之莠則是衆人皆濁該武生獨清矣其誰信之
記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夫狗異類也被告同類也客雖尊
非官可比凡罵人者律有明條乃竟形諸筆墨達之公庭
何荒謬至此至鄙邑差役疲玩積習本縣莅任以來力爲
整頓屢經提比血流笞杖不爲不嚴該武生豈未之前聞
耶茲據稱該役受賄卧票等情自有所見而云究竟有無
確數著另呈明以憑提案嚴比如果實有是事立斃杖下
不稍姑息也

批湖南龍山縣各案呈詞

五月二十七日敬祀　城隍爲閤邑祈年報賽大典自應
倍加誠敬以迓神庥何得於濟濟蹌蹌之際居然破口揮
拳則不敬莫大於是此等戾氣所聚安望感召祥和吾恐
冥冥者必將奪其魄而鑒其腦矣縣城　王法重地尚敢

兇橫若此其平日鄉閭好勇鬬很更何待言候差拘一干到案先治以慢神之罪再問本案虛實也

爾在外行醫如果精通脈理著手生春何患人不尊重且醫道望聞問切對症發藥未有聽命於龜者詞稱爾愛龜如命以龜爲有知也究竟有何益處今龜死於非命難以不龜手之藥公人則爾命遂不可救藥乎何傷心若是之甚與奉龜而泣者有以異乎此等口角細故輒敢架詞興訟顯非安分之徒即簽差拘案杖責八十爲好訟者龜鑒

原龜擲還

批湖南安鄉縣各案呈詞

郭玉峯等違斷抗租揑情上控固屬刁健惟該監生等前次遞呈到縣經本縣批飭以爾等既被上控自應赴州轅呈訴聽候批示等因明白曉諭在案今該監生等挾一不訴之勢刺刺不休殊屬不明事體從來理直者氣自壯畏質者情必虛此案州憲檄提親審或批發由縣復審詳辦權操在上該監生既經被控控而不訴是謂抗訴此理甚明何昧昧也若慮長途拖累由縣至州僅百里之遙倘更有遠於此者又將何以處此詞稱他佃效尤之說亦屬過

慮將來如原告郭玉峯審虛儆一卽可戒百豈各佃戶皆
桀驁不馴全不畏
王法耶又稱移少就多移遠就近移
主就佃之說尤爲荒謬律載詞訟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
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此指原被兩處人聽原告就
被論官告理其中牽涉兩邑鄰封而言並無移少就多移
遠就近移主就佃之明文況州憲係親臨上司更難相提
並論該監生不詳繹律文寡聞鮮見妄引爭辯於官長之
前此愚而好自用也夫法行於上而承於下自有一定權
衡屬員之於上司紳衿之於官長名分雖殊體制則一若

宰官不聽命於上紳衿不聽命於官則佃戶亦得違刁於
田主無怪乎郭玉峰等抗租不繳也又豈非賤而好自專
之咎乎郭玉峰等負欠租穀固應追完而該監生久欠佃
庄及修費等錢亦不能不清楚致被抵制未始無因本縣
虛堂懸鏡一秉至公情法兩平從無偏袒刁佃之風固不
可長而刁紳之風又焉能長乎著仍照前批赴州呈訴毋
再抗違干咎

古云餕餘不祭又云粢盛不潔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載在祀典者有一定儀物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乃安

邑祭祀非但一切祭品多不如法卽以犧牲而論以一豕
而祭數神與餕餘何異積習相沿縕不爲怪宜乎上干神
怒連年水潦困苦流離亦全不知悔悟也夫　國之大事
祭其一焉祀神之道牲取其潔不取其多神之享祭亦然
今安邑草率褻慢視同兒戲則不敬莫大於是本縣與祭
時深抱不安是以前諭爾承辦春秋祭祀必遵照祀典毋
稍疎忽不遵以祀神爲閣邑召祥和非有他意據稟各情
候差傳到案取結遵辦可也

批湖南石門縣各案呈詞

設卡抽釐接濟軍餉原係我　朝不得已之權衡非但石
門一縣如此卽南省各州縣以及各省亦莫不然奉　吉
遵行多歷年所局員局紳由上憲所委所收釐金隨時報
解彰明較著之事人人共知該舉人讀書明理身受　國
恩念切時艱宜何如氣奮風雲思圖報効於萬一如范文
正公做秀才時毅然以天下爲已任物望羣歸後先媲美
何至有聚衆毀局之謠諑不屬他人竟屬該舉人一人且
此言自北而南若果確有所見不妨稟請上憲將局裁撤
奚必效打街罵市無賴者所爲而謂大雅所宜道耶自問

能乎不能敢乎不敢前此打局之匪徒當經就地正法覆
車可鑒成案可稽何必恥過作非以身試法舍靈襲觀衆
頤哉今奉上憲指名查辦則該舉人平日處心積慮久在
上憲洞鑒中與其懲創於事後所傷實多曷若預防於事
先所全實大既據具稟辯明業經據情稟復守州兩憲恩
施格外聽候批示古者侯明撻記戒休董威正造就士子
非薄待士子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一經改行率德無難雲
散冰消保全晚節末路非淺鮮矣其細思之

批湖南臨湘縣各案呈詞

此案據爾劉厚均等以爾等二世祖劉景銀於前明卜葬
太乘山嗣復接葬二塚因族姪劉貽釗中式武舉在墳前
豎旂立石被方其柳打毀等情具控而方永承等以伊祖
於萬歷年間價置黃衛屯田山塲順治年卜葬伊伯祖方
珍璞於太乘山中嘴雍正年復厝伊祖方澤華於該山右
脇劉厚均等謀吉覬覦等情具訴前經本縣勘得太乘荒
山四面軍田環繞上有古墳二塚爾劉姓指爲爾祖劉景
銀及祖妣劉張氏之墳方姓指爲伊伯祖方珍璞及伊祖
方澤華之墳世遠年湮兩造所呈譜據祇可爲私家敬宗

收族之用不能與外人爲控爭祖墳之憑問官憑者印契而所呈攷契均各朦糊破爛年月銀數上並未蓋印是有契與無契等其弊一也爾等前供所立之石離塚不過六七尺經本縣履勘丈量自西墳前直下量至土井計十二弓東墳直下量至土井一十四弓自東墳斜橫量至西墳上有二十三弓下有一十六弓卽此一端已見虛誕其弊二也劉貽釗旣非劉景銀嫡派區區武舉奚必豎旂桿於墓前侈示行路致令方人藉口謀吉釀成訟端其弊三也經本縣進情酌理斷令兩造均許按節祭掃不得進葬方

人舊開山塲茶園因已歷年所劉人並未置辭如係劉人之山當時何甘緘默故斷以仍照原開地基管業亦不得再行開墾劉人祭掃方人不得攔阻等因立讞在案祖墓仍在子孫仍可祭掃似亦平允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如果實係一脈相承冥冥中自有享愛若佔古墓爲已祖墓淫祀無福何益之有其中惝恍游移難保非藉墳佔山其弊四也斷後不遵輒復嘵瀆希圖翻異已屬逞刁詞請掘驗祖墳自明等語尤想入非非試問爾祖墳塋旣稱葬自前明迄今三百餘年形銷骨朽死者神魂僅依一坏

之土耳一旦掘驗僅存污泥在未爭之先猶有兩塚相似
掘後神魂失據杳不知其所之雖祭掃亦不至也爾等爲
子孫者於心安乎縱謂經官將山概歸爾等私管而得山
失墳何以對爾先人於地下是所爭在山不在墳昭然若
揭發他人塚律有明條今竟敢於問官前請掘祖墳驗視
臨邑控爭墳案層見疊出若皆如爾等所請紛紛效尤則
纍纍棺似者掘不勝掘無根之木焉能蕃昌若係方家祖
墳焉肯甘心任爾掘乎何狂妄頑愚忍心害理一至如此
本縣虛堂習聽是非曲直一秉至公從無偏袒明於天地

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謂人道邇神道遠故也爾等望影揣情自問無愧質諸鬼
神則可若必須問官飭爾造誓諸城隍如鄭莊公詛射潁
考叔者君子譏其失政刑而謂本縣亦爲之乎種種唐突
挾制其刁風實不可長本應提案治以狂悖之罪但恐或
係訟師不知是非輕重率爾操觚誤人非淺候嚴擊訟師
問罪至稱葬墳在先買業在後一節查方永承等有萬歷
年間價置黃衛屯田山場順治雍正年先後葬珍璞澤華
二塚其非先葬墳然後買山何得藉詞狡瀆夫金以剛折

水以柔全毋得血氣用事輕舉妄動以念祖之意罹滅祖之辜本縣摘伏鋤奸振聾發聵之批語甚於門前雀噪鴉啼之驚人也其猛省讀之早具甘結完案免受拖累

夫爲妻綱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律載妻告夫雖得實亦坐名分不爲不嚴如或時乖命舛夫也不良終身實難仰望處此逆境無可如何有夫婦不相和諧兩願離異者聽之律亦祇可泣諸家庭不得控諸公牘據稱氏夫李傳學行止不端或係實情此前生注定爲之妻者宜勉操井臼善爲規諫以盡妻道人非頑石亦可點

頭化莠爲良克敦伉儷方不愧爲女中丈夫若實下愚不移如烏中之鳩晴則呼婦陰則逐婦谷風陰雨反目難堪不妨投明夫母兩姓戶族秉公調處爲長久計如兩願離異女安則爲之若非出自本心妄信誑女之言一旦浪子回頭該氏難收覆水悔之晚矣其再思之此詞不准

方仲南之女既係犯出之婦此等爲梟爲鴆習與性成猶望其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談何容易爾爲子貴妄明知非善類而孟浪買休引豺狼入室爲家之索爲厲之階欲綿似續其計左矣夫深山大澤戾氣時鍾去順效逆所以速

禍似此詬誶嚚陵全虧婦道卽將來生有子息焉知不秉母性以禍羊舌氏之族餒若敖氏之鬼而妄冀得妾以其子无咎不亦謬乎婦不孝翁姑尙犯七出之列何況買來賤妾扁石履卑不安於室以小加大以卑犯尊種種妄爲毫無忌憚如爾詞所云者而其父方仲南不加訓誡反縱令無端潑鬧何禽獮之愛鬼蜮爲心一至於此其女旣有此父風而謂日後生子不有母風其誰信之家法難治自有 國法在淮卽籤差傳案研訊察究

該氏夫亡不能守節自應別求一良人爲終身仰望陳友然他鄉之客落寓飯店該氏薛水相逢卽行改適以爲避逅相遇與子偕臧而柏舟失所後夫道窮不暇計也旣無生育得妾生子在該氏猶是嫡母也今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致成反目之勢始悔悟後夫致富取財於氏之資本財散而夫妻不能完聚不亦晚乎究竟有何憑據妻之於夫猶妾之於妻名分所繫妻旣可以控夫則妾亦可以控妻矣若如詞內所云勢必差拘後夫陳友然治以重罪然後快於心歟該氏愚婦固不足論而捉刀訟師抑何荒謬至此本應差拘枷號示衆姑寬不准

婦人名節爲重名節一敗無顏立於人間縱有絕色不足觀也余方氏夫家母家皆世家大族夫亡守節固爲兩姓增光卽或不能則從權改醮亦屬彰明較著不能强以所難今名爲節婦實與元運熙通姦多年居然伉儷何辱門敗戶至此幸而已身無出冥冥中殄其身後禋祀假令生有子息或余或元從何辨其種類之清濁乎前據余方氏呈送繼子余世江忤逆將已之隱慝遮飾本縣洞見肺肝據情詞批示乃天網恢恢余方氏甫欲藏頭卽行露尾徒起穢以自臭耳其母旣得罪夫家不得爲余姓之婦所謂繼子者繼余求珏之嗣非繼此淫婦之嗣也今淫風流行雖有繼子繼媳猶不安於室而戀住姦夫家曳虜其行絕不爲怪毫不爲恥余世江幹母之蠱因而得罪其勢萬難其情可憫姦夫姦婦年皆五旬而情根未斷慾壑難塡余姓家貲席捲而爲元姓所有在元運熙旣占其婦復得其財又逐其子方期海誓山盟百年偕老不料天奪其魄一經敗露醜態百出利之所在害卽隨之情之所鍾禍斯伏焉婦人無恥固不足道惟元運熙身列膠庠犯此淫行毀方躍冶爲名教罪人豈可姑容有玷士習余方氏不能乘

雷轟電掣褫其魄而懾其肝縱有濡尾之狐終作入罝之
免消患於未萌造福於靡既　神之深仁厚澤至渥極周
在身受者熙然安處於仁壽之域如人子之於父母日受
生育顧復之恩而不知有知之者不思明白反復開導之
非所以闡揚　神德啟牖愚氓也前據該縣阮令以　關
陵廟宇年久傾圮稟請興修當經本道批示亟爲籌款興
工在案今該令到任當務爲急者此其先也仰卽遵照前
批提綱挈領督同紳士庀材鳩工激勵閭邑軍民人等俾
羣知觀感興起出資者毋吝經費出力者毋憚辛勞盡飾

之道斯行者遠務期要工及早告蔵廓其有容以答　神
恩於萬一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何況彈丸一
邑乎仰卽一面嚴搜餘黨以淨根株一面督修大工以復
舊制該令一行作吏卽於除暴事神二者觀新政之成盡
一分心必獲一分之效此外應興應革者亦當隨時隨事
留意毋存五日京兆之見也

批潛江縣向令稟到任修堤捕盜情形

善治水者順水之性堅其隄防使無東衝西決之患善治
盜者清盜之源鋤其萌蘖使無此拏彼竄之虞水利興盜

風元運熙焉能生翼現據衆喙爭鳴將姦夫姦婦一併解
案候即提訊明確一面備文移學褫革衣頂以憑嚴究詳
辦爲姦淫孀婦者戒至余方氏呈送余世江一節所云均
係子虛所犯和盤託出此子無罪即將批語註銷立案以
杜後患

批湖南辰谿縣各案呈詞

儒者讀聖賢書重在品學而品尤重於學滅明非公事不
見邑宰子游以爲得其人南容謹於言行免於刑戮公冶
長則不免於縲紲若無聖人爲之辯白千載而下誰知其

非罪乎是以君子懷刑也所謂刑者非但刑書春秋褒貶
嚴焉彼蒼垂鑒昭焉所謂懷者非止避禍不愧屋漏無慚
衾影皆是也排難解紛畢竟鄰於武斷生平無一字入公
門即無一事見邑宰金鶏不競擊於小鶏熊羆不校捷於
狐狸是以君子不安見長也若身居講席名列法堂而謂
曾參不殺人亦奚及哉前據劉寶南具控到縣因其非讀
書人語故爾剴切批示茲據呈各情足見劉寶南單詞難
信該副貢平日品學久爲閭邑士林景仰主講大西書院
有年迺毀出求全災生无妄惟如顏子之不校孟子之自

反而已禮義由賢者出一本之誼親者無失其爲親廓然
而雲消渙然而冰釋紛紛置辯度量轉狹其少安毋躁
該貢生詞內所圖者方罫之區所訐者曖昧之事不顧葛
藟之庇徒思雀角之爭所獲者小所失者大獨不思親屬
相爲容隱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乎該貢生世家大族爲閭
邑之望非愚民好訟刁徒唆訟可比前因睚眦之故致啟
天水之占前縣審後據情詳銷保全爾族誼起見凡事作
退一步想雖履荆棘亦蹦康莊眼界寬則天下無不可順
受之境胸襟亮則世間無足容計較之私有失便宜處卽
有得便宜處若如詞內所云究竟閭閻之事爾何所見而
云然於記所謂門內之治恩揜義者甚欠斟酌與其起釁
以自臭曷若無言而自芳至使糞金一語更不雅馴究係
誰得是誰過付有無確數未據聲明尤屬捕風捉影楚固
有失齊亦未爲得也讀書宜先明理有涵養工夫方能變
化氣質守元可以祛辱執素可以掃氛若局量褊淺利令
智昏祇顧目前無暇遠慮則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既
失一本之誼且傷厥考之心方悔悟訟則終凶晚矣本縣
念爾讀書人故爾諄諄誡該貢生其清夜自思之著投

明戶族秉公調處毋再興訟
張譚氏與唐步衢以至戚聯重姻各以其孫女許字其孫
互相爲婚絲蘿不斷亦姑嫂郎舅對親之常嗣因兩男長
大娶媳婚期兩姓爭先不愧盧前但恥王後致啟訟端洵
爲笑柄本縣庭訊時以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再三開導而
唐步衢堅執不從惟求退婚故聽其便是聽兩姓之便非
斷兩姓之離也訊後張譚氏旋卽翻控彼造願離此造願
合合則兩美離則兩傷張譚氏之願合則是唐步衢之願
離則非聽訟者但衡情理之是非不能遷就人之願與不

願也唐步衢不願能保張譚氏甘心乎則張譚氏仗富壓
貧之詞直揭唐步衢之肺肝矣蓋唐步衢不思舊姻別求
新特無隙可乘特藉爭婚姻先後之期以掩其嫌貧之罪
耳茲閱該廩生等公呈自公論著將兩姓善爲排解務
使釵分復合鏡破重圓怨耦轉爲嘉耦合巹廟見之美勝
於屈膝公庭之羞倘唐步衢執迷不悟失二姓之好絕百
年之期其新孔嘉其舊如何焉能上事宗廟下繼後嗣耶
並將本縣諭諭批語開其茅塞俾知爲兒女計長久者在
此不在彼也

湖南安鄉縣修堤批語

安鄉堤工年修年潰一因地勢低窪難與爭利一以承辦首事浮冒偷減故國家徒費有用之帑金而小民屢受無窮之水患歷年所借不償有借無還捆之私衷能無愧乎從前設有澧安卡局一遇水漲彌望無際釐稅因此偷漏不得不由局借款興修究竟於局有益於民無濟厥後卡局遷徙情形懸殊即於去歲請項修復今歲巨浸一至竟成一片汪洋經費化爲烏有試問於何年始能歸款乎抑將問諸水濱乎茲據爾等呈請撫鄂修堤等情訪查早稻收穫既可飽腹窮民捕魚爲業亦可謀生而庫藏支絀未必有此閒款籌發毋須撫鄂現在湖水漸次消退著即倡率居民設法疏通民捐民修擇地勢高下無分厚薄毋存觀望之心致誤春耕也其細思之

湖南澤國甚多獨安鄉堤工年修年潰水澇頻仍者良由愚民貪圖一望無涯之地利彼此爭築私圍圍愈寬而所穫愈廣不知利之所在害即隨之以洞庭八百何不可容納衆流私圍一梗水無所洩遂其性者必受其創此水災所由來而官垸民垸亦連累而及也然果能處處修理堅

固銅牆鐵壁人定亦可勝天乃一味因循敷衍了事年年有修堤之虛名終受馮夷之實患豈眞土不能尅水耶良以不堅之土當逆性之水強弱異形勝負自判巨浸一至土隨水衝化爲烏有平日全不慮此及至危險之際倉卒無計始紛紛鳴鑼至署堅求地方官親往督率護堤如病者已入膏肓始求良醫晚矣如果衆志成城爭先恐後亡羊尚可補牢乃乘官足跡一有未到之處相率袖手旁觀任其奔潰以身家性命所繫者係地方官之事與已無涉實自災厥身夫官猶是人也閻邑之堤一人足跡一時焉能遍歷則顧此失彼勢所必然　國課年年稟請蠲緩而帑金連年請發發來並不加倍努力堅修仍然草率從事借款有借無償殊不思　國家經費有常兼之各省軍餉告急上憲朝夕籌發之不遑斯時猶欲再請此款何以措詞本縣下車伊始目擊民情如同已飢已溺即小民緘默無言亦未嘗不講求水利寢饋難安前據李成龍等稟請借款修堤業經明晰批示茲據該生等合詞籲懇亦係實在情形不得不據情直達上聽但小民聽命於天宰官奉令於上將來能邀准是閻邑之福如或不能亦迫於勢耳

可求而不可必得本縣無可如何現在水勢漸消及早疏
通涸則集費興工保全大局毋誤春耕若必待領款到時
方行設法其計左矣其策下矣當細思之

黃河水從天上來奔流浩瀚經數千里而土地人民又復
關係河北數省大局俗云倒了高家堰淮陽不見面若不
發帑興修則河北數省億萬生靈盡爲魚鼈然督修大
員一經潰決奉旨負枷工次帶罪復修法令何等森嚴
詞稱黃河江堤動領數十萬國帑亦嘗潰決未聞賠修等
語以此唐突上憲獨不思安鄉一縣錢糧能比黃河數省
之錢糧乎今歲官民等垸借發經費告成不過數月垸內
晚禾業已結實收穫在即功虧一簣之際堤身穿一小孔
鼠穴蟻竇一簣之土即可搶塞竟無人知者有漁船經過
見而大呼而業戶人等坐視不理以爲不關已事直至游
前縣督率搶築而潰口已衝丈餘人力難施矣涓涓不塞
厥身實堪憤懣與其事後强辯於公牘之間何如事先預
防於洪濤之際今奉上憲永不准修之批久經本縣全錄
實貼曉諭猶復執迷不悟摭拾黃河大題相提並論亦何

愚至此姑如禀據實轉禀州憲聽候批示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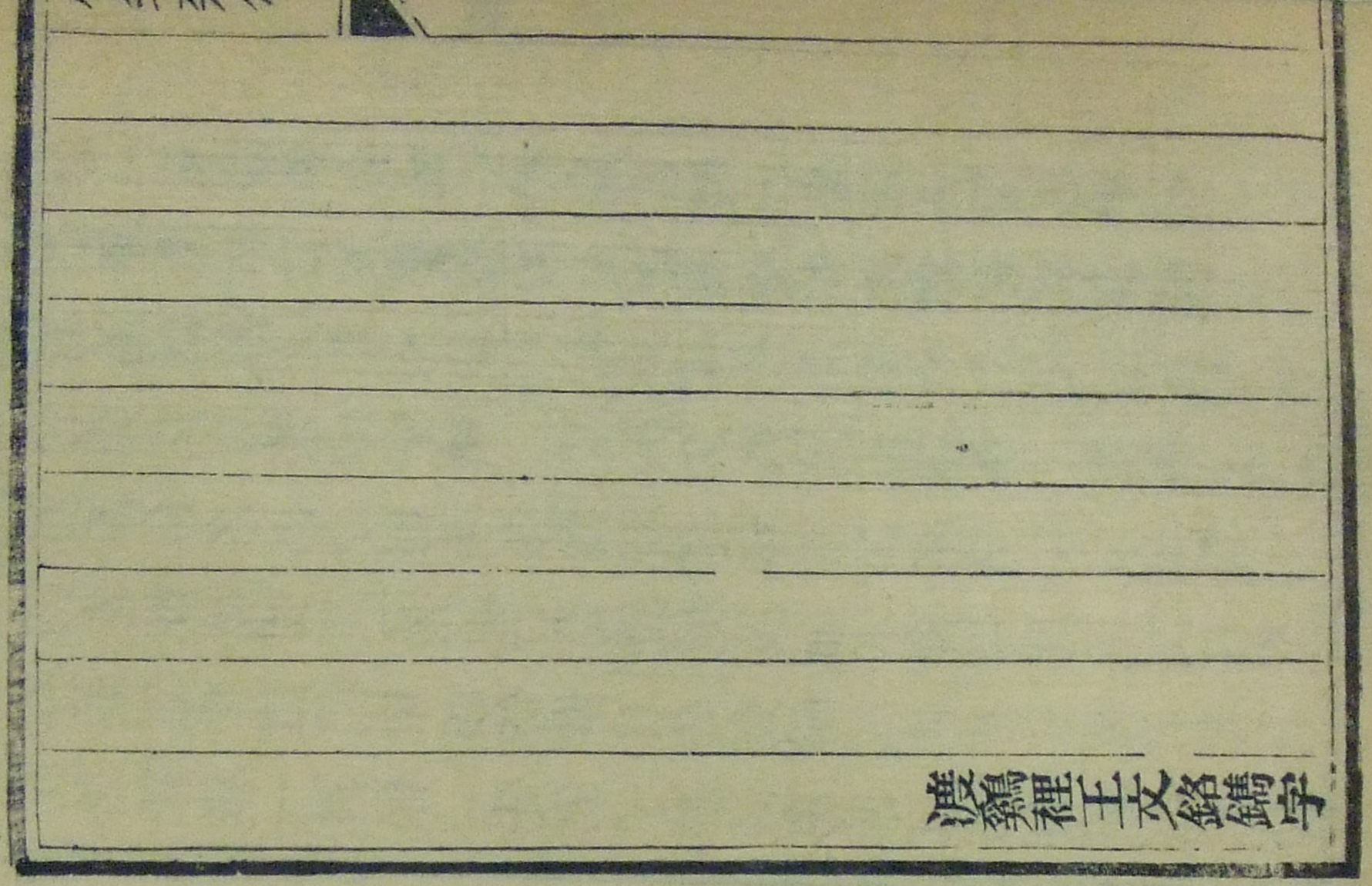
跋借著雜俎卷後

沈湘農先生才儲康濟學裕經綸習法家言爲諸侯老賓客余前攝鄠縣邀與共事深資啟誨今別將廿稔以借著雜俎見示受而讀之才愈老識愈周而仁心仁言尤覺沁人肺腑嗚呼此特其言也先生之才見於佐治其言行即其道行然言之行與否在當局之自爲非佐治者所能强也所願與有心民物者共勉之耳爲跋數言以誌景仰而已綿州小峰孫桐生拜題

士有抱負不凡出其餘論可經國安民乃不用於人不顯

於時而以箸述傳後者古今來何可勝數余讀沈湘農先
生借箸雜俎而有所慨焉先生雄才偉略箸述等身議論
高超識見深邃駸駸乎出入古人堂奧而名法軍旅尤爲
博麗驚奇乃難得位乘時克展懷抱僅見於佐治諸稿惜
哉然當時諸公得此賢賓相助爲理其裨於治術實非淺
鮮云華亭林佑幼鶴謹跋

借箸雜俎一書係　先君子幕游粵西江右湖廣案牘所
存並雜作諸稿申祐侍游日久裒輯成帙提其要者釐爲
四卷襍被閣垣藏諸行笥鐙檐展誦不啻趨庭承訓耳提
而面命之也今則手澤猶新掩卷不忍卒讀矣痛哉昔
曾大父有兼山堂集　先大父有鑒山賸稿　先君子已
有論語解諸集均經陸續付梓惟此書尚未發刊良用歉
然亟爲壽諸梨棗以竢論語解後非敢謂繼述前徽不過
念一脈薪傳合成三代家言昭示來茲云爾男申祐謹跋



風息而催科撫字有不迎刃而解乎惟在法立而弊不生
行之以實持之以恆該令學古入官所陳事宜洞悉民情
通達治體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表曲者影斜源清者流潔
如囿取鳥如筌取魚無施不可仰卽實心實力奉行揣可
行之勢參可行之理定謀於未行之先收效於既行之後
民風吏治無難改觀矣

批襄陽府恩守稟到任查辦情形

襄郡毗連豫省各屬迭遭兵燹民力凋殘人心浮動而棼
城九方雜處七省通衢旣爲商賈雲集之區卽爲宵小蟻
聚之藪現在捻逆竄逼飄忽靡常軍務最關緊要希卽嚴
飭各屬於團練寨堡保甲各事宜認眞查辦行一事必獲
一事之益不准虛應故事靜言庸違致滋貽誤如果綢繆
未雨捍衛得宜則匕鬯無驚民免塗炭第團練寨堡中辦
理不得其人易滋流弊此外釐金捐輸亦然所謂徒法不
能以自行也廉者約己愛人貪者朘人肥己惟望賢太守
與本道整躬率屬共濟時艱御事以簡必先致其詳廣業
惟勤尤克加之斷一切當興當革因勢利導因時制宜者
合出惟行牧令之賢否隨時隨事訪察底蘊黜陟攸明州

縣中得人則州縣治州縣治則閫郡無不治如響應桴如影附表如泥從印如草隨風賢太守以爲然否

批均州柳牧稟復禁革弊政

儒者學古入官侈談經濟不知我　朝二百年來法制大備大小臣工縱有經濟不過率由舊章而已與其立法之多何如除弊之切弊除而利自興若立一法生一弊徒事紛更於事何濟稟內所陳各條切中時弊欲除此弊於清愼勤能嚴五字訣一不可何以言之差役詐索必內串書丁外句訟棍表裏爲奸方可填其慾壑官之簠簋不飭

驢之伎早爲若輩窺破效尤更甚心既多瑕而欲責人難矣此清爲居官首務也水太清則無魚操之過急不能熟思審處任意妄行其中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免偏聽往往無辜受屈激成事端其弊流於躁可不愼乎業廣惟勤勤則不匱若多嗜好則志氣昏惰公事曾泄嘗見兩造具備日久不得問官一訊其中廢時失業者比比而官不知此勤之難得其人也上三字訣晉時已有之然尚有未盡者更得而增益之蓋已清愼勤矣或限於才局短淺遇有疑難盤錯是非曲直仰鼻息於門丁書役法書不明於帙

裏寃魂徒結於獄中此趙魏老之流亦無足取聖門諸賢果達藝皆可從政一能則無不能矣四美俱備或存婦人之仁徒知春温罔識秋肅水懦民玩尤尙乎嚴嚴非武健酷吏之謂明刑弼教辟以止辟之謂也刑亂用重誰謂夏日之日有異冬日之日哉集萬事者存乎才定大事者貴乎識該牧以儒術飾治術牛刀小試皆中理解宰官當如是也

批襄陽府恩守詳議何王氏捐田充公案

所重乎節婦者重其爲無後之天立嗣教養婚配以承宗祐故夫有後即夫之先人有後節在即孝在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前人創業維艱後人守成不易豈可任意輕棄與人陽沽好施之名陰餒若敖之鬼先疇詒穀既盡柏舟矢志徒勞其節安在何守之有何王氏將故夫遺產捐充賓興公田此婦人淺見豈知爲故夫計長久耶詳內立繼之議准之定例合之人情均臻妥協希即飭縣遵辦以杜訟端而垂久遠

批均州張牧稟議武當山丁錢仍歸糧戶完納並裁汰領催名目